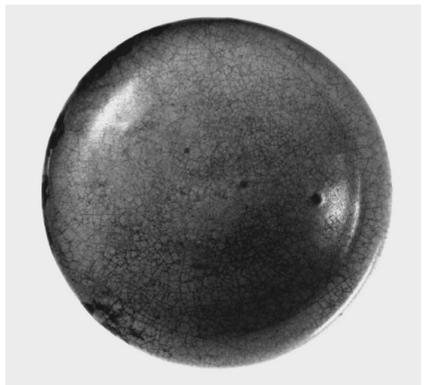


B 白城记忆

明朝时期的白城

泰宁卫南迁与城池的废弃

●宋德辉



明代龙泉窑瓷盘



明代蓝釉梅花瓶



明代龙泉窑瓷钵

明朝设置兀良哈三卫的目的,在《明史·朵颜》中记载:“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俾其头目各领其众”,可以看出兀良哈三卫的性质很特殊,与设立于辽东、蓟镇等九边的诸普通卫是有较大差别的。明称之“卫”表达了希望其拱卫京师,共拒北元的愿望。同时,在三卫设立之初,明朝廷要求:“世居本土,安其生业。”但明中后期东北地区错综复杂的形势,使兀良哈三卫鼠首两端,南面、西面是大明朝,北面是蒙古北元东部,为了生存,兀良哈三卫在明朝和蒙古本部之间选择左右摇摆,时叛时附的方式,周旋于明蒙之间。兀良哈三卫的这种表现,既令明朝大失所望,同时也使蒙古诸部异常愤怒。因此,兀良哈三卫在明代,始终于明蒙之间求生存,既为双方所利用,又不可避免地为其所打压侵略。

明朝初期,兀良哈三卫一直在东辽河以北的洮儿河、绰儿河、乌裕尔河及嫩江流域驻牧,为明朝起着“东捍女真,北捍蒙古”的藩屏作用。到宣德、正统年间,就是从公元1426年至1449年期间,兀良哈三卫大举南迁,其主体部分已由原驻地迁至接近经济、文化较发达的辽东汉族地区的辽河流域,并逐渐南迁至长城脚下。

明代兀良哈三卫的南迁,也是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说法各异,较传统的说法如2001年1月、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通史》中册记载:“明建文元年(1399年),明朝发生皇室战争,史称‘靖难之役’。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前,借助兀良哈三卫蒙古人的支持,挫败了镇守大宁卫(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宁王朱权。后来他又向兀良哈三卫借用3000名精兵,作为其‘靖难军’的骨干。1402年,朱棣即皇帝位后,为了酬谢从战有功的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决定把大宁卫(今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建昌县及老哈河流域)割让给他们。同时,他还封三卫领主以都督、指挥、千户和百户等职;决定在开原、广宁

两地开设互市,使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和明朝进行交易活动。

永乐皇帝的决定和允诺并没有完全兑现。明朝廷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兀良哈三卫各部,为了获得大宁地区的驻牧权,联合了当时颇为强大的蒙古阿速特封建主阿鲁台,他们经常联兵进攻明朝。永乐帝朱棣在永乐年间(1422年至1424年)连续三年“亲征”,在攻打阿鲁台时,率军队深入屈裂河(归流河)、洮儿河流域,打击支持北元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使三卫受到极其惨重的伤亡。但是,兀良哈三卫并没有屈服,他们为争得大宁地区与明朝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不久,他们挥师南下,进入滦河流域驻牧。宣德三年(1428年),他们又进入大宁城,并经会州(今河北省平泉县)直趋宽河(今河北省灤河)。他们还同明宣宗皇帝亲自率领的3000骑兵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时,科尔沁部在北元大汗阿岱和阿鲁台太师的统率下迁入嫩江流域。他们全力支持兀良哈三卫向南推进,夺取大宁地区。

在明宣宗末年和明英宗初年,即1435年至1436年期间,明朝边防松弛,御警薄弱。兀良哈三卫从西拉木伦河到辽河流域全面展开攻势,向南推进。

随着兀良哈三卫的南移,泰宁卫治所,这座历经辽、金、元至明朝前中期,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四朝古城,也同东北地区的其他辽金古城一样沦为废墟。夕日曾经的辉煌深深地埋藏在残砖碎瓦和厚厚的黄土下面,成为我们今天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四家子古城。

据刊行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辽东志》记载,这一时期兀良哈三卫的具体分布情况是:“自宁(大宁)前抵喜峰,近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县),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

(今辽宁省辽阳市西三十余公里),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皆逐水草,天恒居,部落以干计,而强则朵颜为焉。”《明实录》则概括为:“朵颜在山海关以西,古北口以东蓟州边外驻牧,泰宁卫在广宁境外,福余卫在开原境外。”两者所载,方位基本不差。

明末兀良哈三卫的去向。

明嘉靖朝中叶,1535年至1545年间,蒙古察哈尔部,内喀尔喀部进入东北地区西南部,不仅侵占了兀良哈三卫驻牧之地,而且还导致了三卫部落的离散。据《中国东北史》记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左右,察哈尔部进入辽东西部,并侵驻三岔河,泰宁、福余二卫夷人畏,徙避夹墙。从此两卫部落离散,再也没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居地。泰宁卫的大部分已为察哈尔部所兼并,残余的一些小部落,分散于从蓟北至辽河的一些偏僻的角落里。

福余卫余部,分成两部分,其中一小部分西迁,后为察哈尔部所吞并。居于开原、铁岭的主体部分,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被侵入的内喀尔喀逐渐吞食,余部避居于松花江、嫩江汇流地区,但因部落弱小,后为嫩江科尔沁部所兼并。

朵颜卫在兀良哈三卫中最强大,分布地域亦最广,当朵颜卫南下到老哈河流域以后,被与达赉库登汗所属的左翼察哈尔部一起东迁的老把都率领的喀喇沁部所兼并。朵颜卫被喀喇沁兼并后,兀良哈这个部落的名称也随之被遗弃。这时,无论是原来真正的喀喇沁人还是现在被兼并的兀良哈人,一概以喀喇沁为自己部落的名称。朵颜卫虽然有一些小部落保存下来,但分别依附于鞑靼和察哈尔部。

至此,建立于明朝早期的与当时蒙古草原上的兀剌、鞑靼并称三大部的兀良哈三卫,历经160多年风风雨雨,最终为蒙古高原的强部所吞并,融入到其他蒙古部落。(二十六)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之十一

方剂学

●韩毅

方剂学是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治法与方剂的配伍规律及其临床运用的一门传统学科,内容包括方剂的基本理论与沿革、方剂的分类与治法、方剂的组成与变化、方剂的剂型和用法等,是中医学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医学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方剂古称“汤液”。方剂之名始见于《梁书·陆襄传》,其组成原则和配伍是按《黄帝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理论,选择合适的药物配制而成,并按药味、药量和剂型增减变化。方剂的分类,主要有病证分类、组成分类、治法分类、剂型分类、临床学科分类等。方剂的传统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丹剂、锭剂、酒剂、条剂、线剂和栓剂等。方剂的治法有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消法和补法“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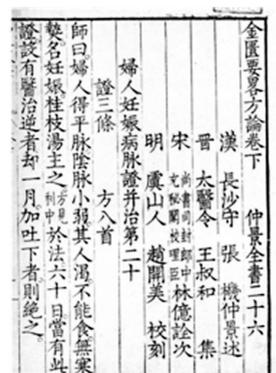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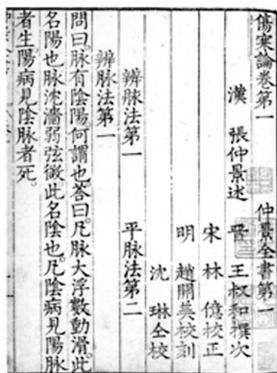
先秦至两汉时期方剂学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最早的方剂著作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经方”类医书,但俱已佚失。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五十二病方》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部医学方书,载方283首,以病统方,有内服和外用之分。《黄帝内经》提出了有关药物辨证、治则治法、组方原则和组方体例等理论,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君、臣、佐、使”组方理论,以及将方剂分成奇、偶、缓、急、大、小、重方“七方”,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全书载方13首,剂型有汤、丸、散、膏、酒等。东汉末年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中医学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全书载方314首,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方剂学获得重要的发展。晋葛洪撰《肘后备急方》载方101首,收录了大量救治急病的简、廉、便、验方剂。晋末刘涓子撰《刘涓子鬼遗方》,载方140首,收录了主治金疮、

痈疽、疥癣等方剂,为现存最早的外科方书。北齐徐之才《药对》提出了“十剂”之说,“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种,是药之大体”。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载方2200余首,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不仅对以后脏腑辨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有创新之剂,为现存“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王焘撰《外台秘要方》,收方约6000余首,保存了秦至唐中期56位著名医家方剂。

宋代至明清是方剂学发展的繁盛时期,不仅方书的卷帙和方剂数量巨大,而且理、法、方、药的结合更加成熟。宋王怀隐等奉敕撰《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方剂学著作。宋徽宗等敕编《政和圣济总录》,载方20000余首,是政府官修的又一部大型医学全书。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788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编撰的成药药典。寇宗奭《本草衍义》在“十剂”基础上,增加“寒、热”二剂,将药物按功效分为“十二剂”。金成无己撰《伤寒明理药方论》,提出了“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之用者,必本于气味生成,而制方成焉”的重要观点,把方剂学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明朱橚编修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学著作。吴昆撰《医方考》是方剂学史上第一部方论专著,精选历代良方780余首,阐述其组成、方义、功用和主治等。清汪昂撰《医方集解》,载方800余首,分补养、发表、涌吐之剂及救急良方等22法,开创了新的方剂功能分类法。

近现代以来,方剂学出现了总结历代医方和现代实验研究的趋势,方剂理论研究、方剂应用范围和方剂剂型改进等取得显著的进步。



汉代张仲景《伤寒杂论》书影

成语故事

开诚布公



开诚布公:指以诚心待人,公道无私。出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近日,笔者有幸读到白城市作协副主席崔妍发表在2018年《江南》第五期的长篇小说《长河》,由其所带来的震撼,令人深感人生的五味杂陈。

年近不惑的大安籍作家崔妍多年来凭借实力与勤奋,创造了白城市文学界近二十年来的诸个第一,即第一位吉林省文学院签约白城作家、第一位吉林省十大优秀农民作家、第一位在国家级期刊《中国作家》发表电影剧本的白城作家、第一位在《十月》发表中篇小说的白城作家、第一位在《江南》发表长篇小说的白城作家。

《长河》这篇小说中所发生的故事,跨度长达近一个世纪。故事发生在吉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的霍林河畔。这部有着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的佳作,以倒叙写法为主线,用主人公95岁王玉娥坦然等待死亡的到来为开篇,点出这位普通东北农村妇女极不平凡的心路历程、生活历程。

《长河》文中开头有段对霍林河的描述,将人与自然的轮回合二为一。“我只想记住这条最美河流,她漫不经心地卧在榆村的后面,像一个年轻的女子侧卧在一块被时间风化的土地上,让那土地因她而迟迟不肯老去,一次又一次青春焕发。那河流发一次大水,就会淹没一次草原。所有的草地死去,再在时间里慢慢重生,回到原来的样子。回不去的是我。我老了。”这段描写何尝不是人生的写真?

作品将人们的勤劳勇敢和良善坚强在感动天地中尽情交织,演绎出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乐章。王玉娥一生命运多舛,经历与前夫生离死别、落入匪窟、逃荒要饭、“虎列拉”瘟疫、土改运动、饥饿年代等磨难。她顽强地养育五个子女,以坚毅的品格构成了一种精神,犹如村口数百年的老榆树。在她的身上,能看到慈母无私的心,看到普通人善良的大义之举,看到了弱女子

欧阳修是宋代“天下翕然师尊之”的一代文宗。据史书记载,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谢世了,家境贫寒,没有钱供他读书。其母就用芦荻秆在沙地上写字,教他写字,还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自家藏书都读过了,就到邻家去借书来读。有时人家规定了归还日期,欧阳修便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天必须读完多少字,然后抓紧时间记字日诵。一本书拿到手后,先统计应读的总字数,再分配为每天的页数,作为当天读书的进度。后来欧阳修发现“计字日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每日定量计字,细水长流,积少成多,终能博览群书。及至后来为官,依然挤出时间,采用这种读书法来读书。因而,欧阳修说:“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

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翌年,他到了洛阳充任留守推官,上司是钱惟演。钱惟演曾多次对欧阳修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也就是说,读经史,要端正心态,正襟危坐;小说是消遣书,可以躺着或卧着,以闲适的心态读;上则时间不长,可以读小辞之类的短小文章。读书手不释卷,文人历来如此,但钱惟演的高明,就是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下读不同的书。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记下了钱惟演的教导。受钱惟演启发,欧阳修也总结出“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

同僚孙觉曾向欧阳修请教怎样才能长进?欧阳修说:“这没有什么别的途径,只有勤读书,多做文章,自然会好的。世人就是有作文少和懒读书的毛病,每写一部书,就一定要想胜过他人,这其实很少能成功的。文章的毛病也不必靠别人来指出,只要多写,自己也会发现自己的不足。”

欧阳修官居高位,尽管公务繁忙,但他善于忙里偷闲,乃至利用“三上”的空闲,坚持读万卷书,自然下笔如神,写下许多传世佳作,开创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的读书法

●陈玉鸿 周游

霍林河水情绵长

●薄秀芳

在命运的疾风骤雨中坚强不屈的身影。即便是在最苦难的时候,王玉娥心中的忠贞、感恩、正义与善良都没有动摇,她生命中的隐忍、热忱、期盼,生成绝境时一股力量,令她勇往直行。

岁月更迭、日月流转,时代在飞速进步,但有一种精神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苦难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坚守道德的底线,用自强不息的行动,创造美好的明天。

王玉娥在前夫被抓壮丁后也曾被揍抓走,逃出后一路讨饭,可谓九死一生终回到家乡。等待前夫消息的那几年,她站在霍林河畔翘首期盼的身影,令后来的丈夫感动从而心生真爱。确认前夫离世后,她对再婚的丈夫说:“前夫在我心中的位置谁也替代不了。”而当再婚的丈夫亡命天涯,“死而复生”的前夫期待给王玉娥一份安稳的生活时,她则选择在艰难困境中养育儿女替再婚的丈夫守住这个家,这份担当与不离不弃体现了取舍间的大义。

改革开放后,王玉娥的二儿子为了发展企业,破坏了霍林河的生态环境。为了挽救这条生命之河,已然老迈的王玉娥以断绝亲情的方式与财迷心窍的二儿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份对环境珍爱的大义之举,感天动地。

五这个反面人物,从始至终,无论是在日侵时期,解放初期,还是土改时期都表现出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他晚年悲惨的结局,无不昭示着善恶有报。太深的情与太多的责任,让王玉娥付出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但她依旧能够做到不改初心。为此,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她决定在霍林河畔亲选入土的地方;用前夫数十年种下的树打做自己的棺材,她要自己执着一生的爱情中长眠……

就是这样一位有情有义、有担当有眼光的老人,用自己的一生为晚辈立下了真实的榜样。在儿孙们的敬仰与爱戴中结束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沿着故事情节的起伏,真切地感受到那段历史脉搏的浑厚有力,折射出中国近代百年的甘苦,记录着这片黑土地上每个生命与祖国、民族共命运的坚守与沧桑。而霍林河如同一位历史的见证者,用特有的方式将昨日的经历,绘成一本长情的画卷。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就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终能浴火重生的根本。王玉娥身上所展示的热爱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善待周围的环境、关爱身边所有人的……这种向上精神,何尝不是白城人在过去、现在所具有的精神。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是书写脚下这片黑土地传奇的作者,这才是崔妍通过作品传达给读者的最强信息。